

走进云冈

云冈的那些人，那些事……（一）



1619年，湖广武陵进士吴伯与观游云冈灵境后，慨叹“是谁发幻想？一凿石光遍，百仞入雕镂，虚空足可践”。又过40年，山西代州进士冯云骥走进云冈，先是惊异石窟“窈窕天开石髓香，千佛宝相生奇光”，继而怅惋“兴亡太息人间事，多少繁华一瞬过”。清人梁锡衍游历石窟后，留下充满玄意的诗句：“满山石子都成佛，佛原不在此山中”。前人雕凿信仰与梦想，后人又依雕凿而梦想；前人思佛凿像，后人端像而思佛，某种情怀下，更思人。

“石龛不惹风幡动，兰若惟看夜月来”。塞外武州山的夜晚，天总是明澈空寥的，大地一片沉静，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幻想在石窟中盘旋。我想，我总是想，那些匆匆走过这里的故人。我甚至下意识地端望武州山上空最亮的星，我宁愿相信，他们就是离云冈最近的。云冈石窟的修建不是偶然的，选择在武州山开窟同样也绝非偶然，正如没有北魏在平城建都的历史就没有云冈一样，如果没有几位为这个时代而生的灵魂人物，还会造就今天的云冈吗？

谁都终将成为时间和历史的过客，有的如风而空，有的如印而恒。兹举一帝、一僧、一官、一匠、一族、一父六例，试看云冈“真容巨壮”之下，佛教离尘脱俗之背后，芸芸众生之情冷暖。

明元帝拓跋嗣

拓跋嗣，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道武帝的长子，天兴六年（403），他被册封为齐王，拟立皇储，为防母后干政，按“子贵母死”旧制，他的生母刘贵人被依规定赐死了。拓跋嗣无法接受母被赐死的残酷事实，“日夜号泣”，令道武帝甚怒。因长期服用“寒食散”，此时的道武帝已徘徊于人性、兽性之间，猜忌滥杀，决

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据此，一般认为云冈石窟的始凿年代是在北魏和平年间（460—465）。但这的确不应该成为一个定论。昙曜选择在武州山镌窟不是孤立的，武州山并非一夜间石破天惊成为一座佛教艺术殿堂，它由一座普通的山成为朝廷祈福的神山，再升华为大型皇家石窟寺所在，自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因缘。

所以，昙曜当初建议或主持营建五所洞窟，不应概括整个武州山的佛教造像活动的起始。

1947年，宿白先生发现金皇统七年（1147）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碑文中这样说云冈石窟：“至于凿山为寺，……明元实行其始……文成实继其后矣。……明元始兴通乐，文成继起灵岩。……然则此寺之建，肇于神瑞，终乎正光。”既如此，云冈开凿年代之“神瑞说”就不应视为空穴来风。

接着，曹衍进一步强调云冈“明元实行其始”，实际上道出武州山佛教活动开创于明元帝时代（392—423年的史实。这样条理清晰的逻辑关系一直贯穿于碑文中，又云，“明元始兴通乐”。此“通乐”今已无迹可寻，按明元帝时期在武州山的主要活动是行祈福、祭祀之礼，“通乐”或与山巔行祀时建造的配套建筑有一定关联。大概，随着北魏西郊祭天制度的确立与规范，山顶建筑（或谓“通乐”）后渐荒废，待昙曜入场时，重新利用原址译经，便有了道宣《续高僧传》所记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公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说法了，此处的“恒安石窟”是云冈石窟的别称。

《开元释教录》与《历代三宝纪》中也提及和平三年（462）昙曜集结诸高僧大德在武州山译《净度三昧经》、《付法藏传》等，译场亦应不出通乐寺。

2010年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发现了北魏佛教寺院建筑遗址，这是一处较为完整的塔院式结构的佛教寺院，包括房址20间（套）、塔基1座。据《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发掘简报，房址均为前廊后室结构，又分单间和套间，有的房间内还铺设火炕。房址中少见佛像，多为日用陶器，说明这里不是礼佛区，而是僧侣日常生活或译经、藏经的场所。有的墙面下部涂有朱红颜色，这种情况另见于大同操场城北魏皇宫遗址和方山永固陵前的陵寝遗址，说明寺院房间装饰规格较高。塔基遗址坐北朝南位于中轴线上，平面近方

形，主体为夯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包砌在塔基四周的石片；二是塔基外围的夯土；三是由细沙土夯筑紧密坚硬的塔基中部。塔基上残存柱洞7排40个，排列有序，有长方形、圆形、方形及椭圆形，另有一些不规则形的柱穴。这表明，此处曾建有一座规模不小的木构佛塔。

明元帝故去40余年后，郦道元游历云冈，看到的是“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经注·漯水》）的景象，“水殿”，可以理解是窟前建筑倒映在川水中的景致；“山堂”，过去一直误以为是指洞窟本体，武州山顶北魏佛教寺院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结果告诉我们，山颠上另有一座佛教世界。

无论明元帝时代之“通乐”与昙曜时的“通乐寺”是否为同一寺院，也无论武州山顶以塔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是否为因明元帝“通乐”旧址经由昙曜逐步扩建形成“通乐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昙曜开窟之前，作为国家定义下



祈福的神山，武州山已有寺院存在。明元帝登基后，“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已见存世的一些具体武州山砂岩条件的早期单体雕像是否从这一时段流出就可以想象了。陈垣先生《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指出，武州山石窟寺始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也不是绝无可能，只不过还没找到确凿证据罢了。

太和元年（477），平城大旱，孝文帝车驾武州山祈雨，俄顷，大雨瓢泼。时人惊愕，叹未曾有。武州山，不仅具有石窟雕刻艺术的佛性，更被赋予为国为民祈福的神性。



云冈那些“牵华绳天人”

杨俊芳



楣帽上。

华绳，最早就是希腊狂欢的酒神节上，妇女头上戴的葡萄叶和茛苕叶编的花环。花环上插鲜花，也有的编成花带，大家拉扯着唱歌跳舞。反正就是帅哥靓女们喝着葡萄酒，闻着花香，戴着花环、牵着

花绳尽情狂欢呗！

华绳作为节日道具，在希腊和印度都有传统。在印度也是节日很多，花团锦簇，歌舞狂欢。这样的生活谁不喜欢？因此在大乘佛教兴起后，佛教弟子们应着佛陀的名号给众生希望的时候就许诺了这个愿望，告诉信徒们只要按佛

法说的去修行，保你能往生极乐世界。于是，就把狂欢场面引入到了佛国极乐世界。当然佛国净土的快乐还不只这一种，但这一种是多少青壮年男女梦寐以求的生活呀！

其实牵华绳的大多属于初次参加酒

神节狂欢的青春期少男少女，还不是酒

神节谈情说爱的主角。但孩子们已经

兴奋得不得了了，拿个华绳，节日气氛营

造得热烈。就如同各种体育赛事中手拿

花环的啦啦队员一样，都是些青春期的迷

妹。你瞧瞧这些门楣上牵华绳欢欣雀跃的小天人们，是很有参与感和成就感的，比下层那些从莲花里只探出个头不能动的萌化生童子已经升格了不少。

在这里我们不妨聊聊花绳和华绳。华绳的原型是花绳，不单希腊酒神节，印度本土庆祝节日的时候，也有拿着各种

花绳这种烘托节日气氛的主要

道具被升华到佛国极乐世界的时候，

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花绳，而成为

佛法加持过的具有神格意味的华绳。

而且不只是插点花点缀，而是变成了

镶嵌各种宝石名花的华绳。

传播到中国之后，华绳又演化成镶嵌着各种珠宝

的绳，相互交叉环绕，形成我们在云冈

盛期洞窟门楣上看到的这种联珠式华

绳。总之就是营造节日气氛、渲染佛

国极乐的道具。



云冈夏日美景



摄影 赵永宏

关于云冈石窟第38-40窟维护期间实行预约开放的公告

云冈研究院决定从4月30日至8月30日，对搭架进行维护的第38—40窟实行预约开放。在此期间，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文物保护、石窟寺考古、古代建筑、佛教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可以申请对第39窟予以重点考察。在不影响维护工作的前提下，云冈研究院将统一安排时间，申请者可以在云冈研究院相关部室专业人员的陪同下，利用搭架进行维护的机会，对第38—40窟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

拟申请考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请将申请表（扫描二维码获取）发送至邮箱：ygskwz@163.com，我们在收到申请后一周内回复参观事宜。

云冈研究院

